



“相亲中吓跑‘男嘉宾’，聚会时被当做谈资，工作中常被‘调戏’……可她们还在坚守——

听三位“男科女护士”自述职业困惑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李诗韵

都说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在各种“最适合做女友职业”、“最受单身男青睐女性职业”排行榜中，“护士”绝对属于“钉子户”级别。频频上榜的理由不外乎外形姣好、善于交流、懂得照顾人且健康知识丰富等等。

可也不是所有护士都能享受到这份追捧。甚至有一小部分护士，尽管她们同样具备上述个人特质与职业优势，但在婚恋市场上的待遇却有如“冰火两重天”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她们的“护士”称呼前面多了两个字——男科。

每年年关，这种“不怎么舒服的心理感受”都会发酵甚至加剧：未婚者得在各种相亲饭局中藏着掖着，因为一旦说穿，“对方要么找理由开溜，要么眼神立马变得异样”；已婚或已有对象者则免不了在各种聚会中被充当谈资，甚至“夫妻”双双接受来自各方的调侃和“探秘”……

“唉，我都不想回家过年了。”采访中，供职于长沙宁乡康康男科医院的陈婷向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大倒苦水。而这种由于职业造成的消极心理，在记者接触到的多位“男科女护士”身上都有一定程度体现。她们的职业困局，谁能帮忙突围？

■案例 5年相亲史，“黄”了无数“男嘉宾”

“妈，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，打算跟他出去旅游。”打开手机给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看短信的同时，陈婷（化名）苦笑着解释，这个“他”，是自己对父母编造的一个善意谎言。

又到年底，人人期盼着放年假，可对于现年29岁的陈婷而言，这也意味着可怕的“相亲季”即将再度到来——“5年的相亲史中，我已经不知道‘黄’掉多少个‘男嘉宾’了……”这种“打击”让陈婷甚至不大情愿回家面对父母，干脆编排出一段“恋情”，想就此躲过年底蜂拥而来的各种相亲饭局。

怎么看，相貌清秀、脾气温婉的陈婷都应该被未婚小伙子们哄抢才是，之所以在婚市“滞销”，据其本人分析，皆因“我这份工作”在男人们看来太生猛了。

“护士”前面加“男科”，吓跑相亲对象

或许是常看《我们约会吧》之类相亲节目的缘故，陈婷喜欢把自己有过接触的那些个相亲对象称为“男嘉宾”。

“哟，姑娘长得真好！多大啦？没谈朋友的话，我有个合适的男青年……”自22岁起，陈婷每次陪同父母去亲友家串门，都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。陈婷说，最初几年，这话听起来不仅让自己美滋滋的，也让父母倍有面子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地，压力很快盖过了好心情。

回顾5年来的相亲经历，陈婷自称最怵“个人情况介绍”这一环节，“被问到职业，我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——说自己是名护士，对方连连点头赞许；可‘护士’前面再加个‘男科’，‘男嘉宾’立马变脸、撒腿就跑。”“撒腿就跑”四个字用在此处，陈婷认为一点儿都不夸张。

2007年底，陈婷利用年假回老家见了父母安排的首个相亲对象，从此开启了自己的“相亲生涯”。

“双方家庭一起吃了顿饭，看得出他家对我印象很好。”餐后，“男嘉宾”又殷勤地邀请陈婷单独喝咖啡，“我们聊了很多，包括性格、经历、朋友等等。原本进行得很顺利，但一听到我是男科医院的护士，他当场就差点头喷咖啡！”随后，氛围变得很尴尬，“他总问我工作中会不会有特别的感受。”陈婷说，对方的眼神让她有种被当作“怪物”的异样感。为“pass”掉这个男人，她笑着回答：“最特别的感受是——看多了都不想再看了！”结果正如陈婷所预料，“他借口接朋友电话，跑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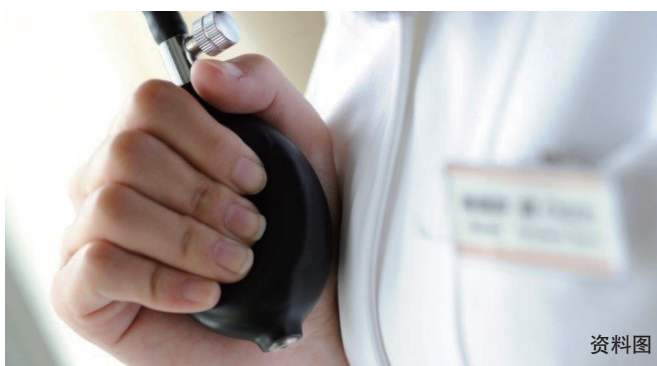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相亲失败，在陈婷父母看来，“都怪我说错话。挨了顿训后，老妈教我‘以后不该说的别说’，也就是只用说自己是名护士就好”。陈婷称，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选了一个“不受欢迎”的职业。

没多久，陈婷又在伯伯的介绍下认识了另一名“男嘉宾”。有了上回的教训，父母在饭局上对陈婷实施“禁言”。“不管对方问什么，我妈都快速‘抢答’，压根没我说话的份。”在妈妈的帮忙下，这回，陈婷成功地“混”进了约会环节。

遵妈妈的指示，每次向“男嘉宾”提到自己的工作，陈婷都会刻意省略掉“男科”二字。“家里的意思是先稳定我们的关系，以后再再说。”

相处两个多月后，“男嘉宾”倒不觉有异，可陈婷自个感到“这种相处方式太累得慌了”，最终选择据实以告。果然，“他不能接受，提出了分手”。

随后几年，陈婷记不清相亲过多少次，每次不是“男嘉宾”本人接受不了，就是其家人反对，“我本来没觉得这份工作有多丢人，但实际上，确实有很多人不能接受”。



资料图

想换工作，换来换去还是换回了男科

或许有人会问，因工作问题妨碍到终身大事，值吗？陈婷当然也想过。从小就怀有“护士梦”的她，当初并未想到随手填下的“服从分配”四个字，会将自己带入“男科”这个特别的科室。不仅如此，“还想换都换不掉”。

“说没有想过放弃，那肯定是骗人。”2010年，相亲屡屡碰壁的陈婷在父母、亲友的强烈要求下，辞掉了在宁乡县某综合性医院男科从事了4年的工作。没想到，回家乡常德后，“新工作很不好找，稍微有点儿的医院都进不去。”

最怕遇见的病人类型：害羞男和“老油条”

在新单位的工作经历，让陈婷感觉很特别：“以前在综合性医院工作，每天还能看到女患者。现在不同了，来医院的全是男性。”

更令陈婷尴尬的是，之前，她的工作主要是为患者配药、送药，到新单位后进了治疗室，“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经常需要暴露生殖器，而我每天都要对不同的男性说出‘把裤子脱了’这类话……对方配合还好，大家都当做一次任务来完成。最怕碰到那种害羞的男性，他一扭捏，我就唰地一下脸红了。”还有一类患者也是陈婷最怕遇见的：“有些患者裤子一脱，就开始色眯眯地盯着我，然后用奇怪的语气问我‘好不好看呀’。”

“‘相亲难’算啥，还有人因这份工作离婚”

工作之余，与同事们聊起各自的经历，陈婷发现：“大家都不容易——原来，家人的反对不只发生在我身上。且‘相亲难’还不算什么，因这份职业而离婚的都有！”

据陈婷介绍，她有个卫校同学也是在男科任护士，因始终得不到家人，尤其是丈夫的支持，最终只得离婚。“社会上很多人因我们的工作经常接触男性生殖器而感到别扭，其实在我们眼

宅了大半年后，陈婷按捺不住，重新回到了宁乡县。“我可不想这么年轻就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日子。”到处托朋友介绍工作未果，陈婷有过一段很拮据的生活，“之前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，但不想找家里开口。”“如果能重操本行，我也愿意。”陈婷忍不住在QQ上向好友抱怨。恰好就在当天下午，她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：“宁乡康康男科医院正在招聘护士，你有经验，肯定没问题。”就这样，陈婷重操起旧业，与“男科护士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好在医院有规定，护士在工作时间必须佩戴口罩，“每次遭遇尴尬，我都会安慰自己：出了医院门，把口罩一摘，再换掉护士服，应该没人能认出我吧？”

针对外间的种种好奇与不解，陈婷解释说：“每位上岗护士都经历过医学院校的专业学习，在工作中面对异性生殖器官，也只会当做普通器官看待，与性生活中心态是完全不同的。”让陈婷鼓起勇气接受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采访的原因，正是“很希望能有更多人理解我们的职业，不要再透过有色眼镜看我们”。

“90后”美女护士经常被策：今天你切了没？

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呢，姐妹淘的各种“聚会趴”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了。“别人可以不来，你一定要准时到哦！”每回听到这样的“盛情邀约”，谢沙沙都会佯装生气：“又准备拿我开算是吧？”

逢聚会就要被“策”，其实，谢沙沙早已习惯。据她略显无奈地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：“谁叫我有份在别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工作呢？”

爸爸曾带头反对：这份工作不体面！

“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男科护士。”谢沙沙家在湘西，出生于1990年的她是因为崇拜学医的姐姐，才有志于护理专业的。2011年，学成毕业的谢沙沙向湖南省军区医院投递了应聘简历，很快就收到面试通知——幸运的是，工作顺利地有了着落；尴尬的是，她被“分配”到湖南省军区男科医院。

“我当时的想法是：只要能留在长沙，怎么都行！”可消息传回家里，以爸爸为代表的男性成员集体表示反对，认为这份工作不体面。很快，男友的抗议电话也“追杀”过来……但谢沙沙决心已定：“我磨破嘴唇，最终得到了家人支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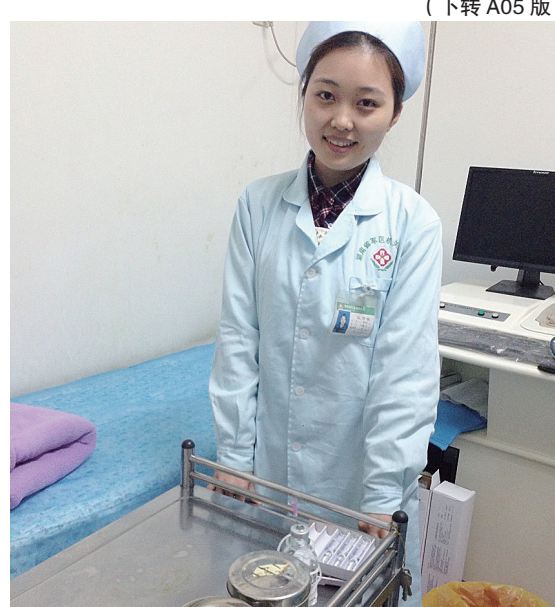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实习时并未真正走进手术室与患者有过“直接接触”，从业后的“第一次”，让谢沙沙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记得对方是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裤子都脱到一半了，看到我进来，蹭地一下又给穿上了。”见患者直直地看着自己，一副吓傻了的表情，谢沙沙只得强作镇

定地上前安抚对方情绪，“说实话，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慌得跟打鼓似的。”

那些当时无比尴尬的经历，如今回想起来，谢沙沙觉得反而成了很有趣的回忆。“比如有患者瞟我一眼后，如同惊弓之鸟般地迅速把头埋进手术布里，似乎很怕我记住他的样子。其实，那会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手术上，哪顾得了这么多！”

当然，患者也并不都是同一种类型，“遇上爱开玩笑的，被调侃是常事。”谢沙沙说，每次换药时，一些已进入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就专爱找自己这样的年轻护士“打嘴仗”。所以，“尽管戴了口罩，但我还是很怕跟患者对视。而每次被问到是否有男朋友时，我都会保持沉默……”可这样的处理态度，谢沙沙的男友并不满意。“回到家，我经常主动跟他讲起工作上的事，每次说到这类事情，他就很激动。”谢沙沙笑着告诉记者，“他认为我应该大声回答：‘我孩子都好大了！’——用这招吓退对方。”



谢沙沙在工作中

(下转 A05 版)